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一百四十七回 余秀英噓寒送暖 徐鳴皋倚玉偎香

話說眾小軍個個昏迷在地，余秀英看見果然利害，因問道：“如何使他等醒來呢？”非幻道人道：“只要將警魂牌一拍，即刻就醒過來了。”余秀英又使非幻道人擊動警魂牌，果然，眾小軍不到一刻，個個全醒過來。余秀英看罷，即便退下亭去，來到自己帳中，連歇也不歇，便去看視徐鳴皋。只見徐鳴皋仍然骨僵尸冷，睡在那裏。余秀英慘然淚下，當時便加意令人看管，不可疏忽。他便進入帳中，稍為歇息。一日無話。到了夜間，等大眾全行睡靜，即帶了拿雲、捉月走到徐鳴皋跟前，輕輕將他衣服解開，先向他胸前摸了一摸，雖然渾身冰冷，胸中尚微微有點氣。余秀英心中暗喜道：“如此看來，似尚有救。”當下即將保暖丹取出，先放在日內嚼爛，又用唾津和融，銜在口裏，復將徐鳴皋牙關撬開，將保暖丹度了進去。又命拿雲進去帳內，燒了些湯拿來，余秀英一口一口銜在口中，度入徐鳴皋嘴內。好一刻，將丹藥、姜湯全行給他流下咽喉。

又命拿雲、捉月在那裏小心看視，如果稍有轉機，即來稟報。拿雲、捉月答應了，余秀英這纔回帳。

不到一個時辰，余秀英又出帳來，到徐鳴皋那裏看視一回。又用手在他心中摸了一摸，並未回溫，還是冰冷，低聲與拿雲、捉月說道：“這丹藥服下已有一個時辰，何以仍未轉機？難道是不靈驗麼？”拿雲道：“小姐不要作急，我看這丹藥是靈驗的，光景藥性尚未走足，而況徐老爺又有這許多日期，那裏能急切回溫的道理？好在徐老爺他們已作他骨僵而死了。婢子卻有一計最好，明日一早就去告知了徐師父等人一就說已被小姐殺了首級，砍成數塊，拋入荒郊，喂養鳥雀去了。徐師父等人聽說此話，總以為小姐是報前仇，斷不疑惑有別項事情。只要徐師父曉得，他為小姐處治，他也不來盤問。然後小姐將他抬入帳中，慢慢的設法相救，卻比這地方好得多了。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”余秀英道：“此言甚合我意，但與其明日再抬入後帳，不如即刻就將他抬入裏面，明日一早我便去告知師父便了。”當下就與拿雲、捉月三人將徐鳴皋抬進帳中，安置妥當，不使風聲稍露。

是夜，余秀英即將徐鳴皋衣服脫得干干淨淨，自己也把外衣卸去，只畀內裏小衣，將徐鳴皋摟在懷中，也不顧什麼冰冷，整整暖了他一夜。說也奇怪，徐鳴皋身上漸漸有些回暖過來。余秀英大喜，自己即刻起來，仍用衣服給他穿好，又加厚些被褥，代他蓋上。安排已好，余秀英這纔到了外間，梳洗已畢，即刻到大帳給師父徐鴻儒早參，並照著拿雲所說的話，告知徐鴻儒、非幻道人、余七三個人知道。他三人聽了此話，實也毫無疑惑，但說道：“既如此處治，也算報了昔日之仇了。”余秀英唯唯答應。又談了一回閑話，即告退出來，仍回後帳。到了帳中，便問拿雲、捉月：“現在徐老爺如何？”捉月道：“小姐放心罷，徐老爺是斷不妨事了，現在四肢已經轉熱過來了。”秀英聞說，也就走近前，又將徐鳴皋的四肢摸了一回，不但與昨日不同，連方纔都不同了，果然摸在手中，已有五六分暖意。秀英大喜，不敢擾動，仍輕輕的將被他覆好，還令拿雲、捉月互相伺候。到了夜間，余秀英又將他衣服脫去，仍如昨夜，摟在懷中與他暖了一夜。

話休煩絮，接連代徐鳴皋暖了三四夜，徐鳴皋既得保暖丹之力，又得余秀英借暖之法，到了第五夜，果然身體大溫氣來，口鼻中微微有呼吸之聲。你道余秀英可喜不喜呢？當下又命拿雲取了些姜湯，給徐鳴皋徐徐灌下。約有四更時分，徐鳴皋又低低嘆了一口氣。余秀英此時仍與他睡在一起，當下就喚道：“官人醒來！”喚了兩聲，並不答應，又命拿雲取了個火光，向徐鳴皋臉上一照，只見他閉著兩眼，實在委頓不堪。余秀英暗道：“此次真吃了大虧了。”卻不敢驚擾，仍然將他摟在懷中，與他同睡。直至天明，余秀英起來，便去煎了些參湯，給徐鳴皋灌了少許。到了夜半，徐鳴皋便能睜眼，還是委頓不堪，糊糊塗塗的不知身在何處。余秀英也不與他說話，但將參湯給他飲食。

又過了一日，這日晚間，徐鳴皋便有精神了，睜開兩眼，但見帳中有三個絕色女子，在這裏給他服侍。他這一見，好生驚異，當即低聲問道：“我徐鳴皋何以在此？你們三位卻是何人？何得前來救我？”余秀英聽他說話，好生歡喜，當即走到他面前，也低聲說道：“將軍幸勿高聲。妾非他人，乃余秀英也。他兩人亦非外人，是妾所用之女婢拿雲、捉月是也。妾特奉王元帥之命、玄貞老師之言，前來救將軍，將軍幸少安勿躁。此時合營諸人尚未安靜，請少待，妾當傾心吐膽，將所有情節以告將軍，使將軍知妾之來意，非若從前之在寧王府時之事也。”徐鳴皋聽了這番話，方知余秀英前來救他，也就不再多問，恐防耳目。

到了夜半，余秀英仍與徐鳴皋同睡，枕旁私語，便將一塵子如何盜取光明鏡，如何思念夫言為一塵子竊聽，後來一塵子如何好言勸解，如何自己親獻光明鏡與元帥，元帥又如何豚令他盜取溫風扇，如何巧騙非幻道人的保暖丹，王元帥又如何允他匹為婚姻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徐鳴皋聽說，此時也覺感激，又見他如此殷勤，自己是情投意合。當下便問道：“既蒙賢奄如此情厚，但不知現在王元帥與非幻道人戰過幾次？那非陣曾否破去麼？”余秀英道：“妾到此處，連今日纔有七日，將軍卻不知道，現在我師父徐鴻儒也在此地，玄貞老師等本約我師父十日後破陣，今已八日，至多不過再有六七日，就要來破陣的。

但是妾這兩日為服侍將軍，故我師父那裏的溫風扇尚未得閒盜出，再遲要誤玄貞老師等人的大事了。今將軍幸已勿妨，惟急切不能出寨。從明日為始，請將軍堅耐數日，妾當畜兩個婢子輪流在此伺候將軍，妾即去設法盜取溫風扇，送往大營，好給玄貞老師等如期破陣，妾與將軍也可早早出此牢籠。”徐鳴皋道：“能得賢奄如此見愛，而且棄邪歸正，將來事成之後，某當感激不忘。”余秀英道：“我也不知是何緣故，從前本來立志不肯嫁人的，自從見了將軍之後，與將軍一度春風。後來將軍雖然被傀儡老師帶出宮門，那時妾並不敢恨傀儡老師，惟自恨我哥哥不識天時，助紂為虐，將我陷在那裏。若欲獨自逃走，又恐不便，所以日日總不能忘卻將軍。及聞將軍陷入陣中，妾一片私心，更難自定。恨不能插翅飛出宮門，前去相救。又因未奉寧王偽令，不便私自出宮。後來，雖師父在寧王前令我前去幫助于他，我以為將軍既陷入陣中，必然多兇少吉，所以托病不出，居心從此無意人世，自恨命不如人。自聞一塵老師說及將軍雖陷陣內，不過有四十九日災難，並無性命之憂。妾聞此言，所以纔到寧王前銷了病假，趨趕前來，急救將軍性命。將軍方纔所說感激之言！但願以後寧王早早誅滅，天下太平，妾與將軍偕老，以終其願足矣，有何他望呢？”徐鳴皋聽了這番言語，著實可愛可敬，因又謝道：“賢奔雖然如此，某設非賢奄來救，某尚能為再生之人麼？所以不得不更加感激。”余秀英道：“不必瑣瑣了，現在將四鼓，將軍精神尚未大復，還請養歇為是，等將軍精神復元，說不定還要戰鬥呢。”徐鳴皋當下也就不言，悉心安歇。

余秀英仍伴徐鳴皋睡到天明，方纔起來。拿雲、捉月進來打了面水，余秀英梳洗已畢，又諄囑一番，叫他切勿聲張，恐防漏泄。即日拿雲在裏間伏侍，他便帶了捉月出來，用了早點，直望大帳而去。日間盜取溫風扇，送往大營給王元帥早早破陣。畢竟溫風扇何以盜得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